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三十三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起己丑明世宗嘉靖八年盡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　凡七年

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隆慶初贈侯謚文成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居石槨中日夜繹舊

若王守仁之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指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徐愛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質實

按王守仁集所載年譜守仁生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七明實錄系之八年正月蓋赴告至京之月也明史儒林傳婁諒字克真其學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嘗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徐愛字曰仁守仁女弟夫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愛早卒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泰州王艮則出入二氏矣

二月以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後二人皆用事積不相下及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振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戸難有三便曰極貧便振米次貧便振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歛瘞遺棄孩稚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寛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盗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是年正月振山西災九月免兩畿河南被災税糧振江西湖廣饑十一月振浙江災

質實

張祿平原人林希元字懋貞晉江人

三月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

質實 禊兒峪在昌平州鹿馬山北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廷和性沉靜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于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質實 李時字宗易任邱人

秋七月下刑部郎中魏應召于獄

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弒之共鄰亦皆

為杜聲冤詔郎中魏應名覆按實如福婦言具有左驗乃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名獄都御史熊浹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兩人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杜死應名及鄰人皆遣戍杖福婦百人以為冤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杜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

質實 魏應名吳縣人陸粲字子餘長州人劉希簡漢州人許讚字廷美靈寶人吏部尚書進第三子也

發明 張福弑母以誣其里人雖其姊亦詣官泣訴與鄰人同出一詞夫何究抑之有乃法司覆奏左證皆符而嘉靖以張杜為夏后家奴遂援東廠之言為據必右福而致杜于死夫外戚之家果其恃勢恣行自當為之裁抑若緣夙憾后家之故遽以偏聽斷斯疑獄是臣舉不足信衆證舉不足

憑竟致究殺無辜而躬行弑母之人轉得顯逃大戮天討有罪之人何君人者顧出此耶

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先是璁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而一清請召謝遷璁萼心憾之遷未至璁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之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者故附璁議禮禮成不調怨璁訐其私浙江指揮張浩事下內閣璁欲寘之死一清僅擬戍璁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嗾黄綰排之甚力一清再疏引退微及璁隱事帝手詔慰留因極言璁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璁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銜一清愈甚及萼入內閣亦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乃請鑒別三臣賢否以定用舍其意特右璁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諭璁萼然一清知璁萼終必傾已屢求退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顧避賢者路

貶骸骨歸帝不允頃之給事中王準劾璁萼引用私人時帝雖已厭萼顧眷璁不衰猶温旨慰諭準同官陸粲不勝憤上疏曰璁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璁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萼受尚書王瓊賂鉅萬連章力薦瓊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伯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郎交通關節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盡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

張璁桂萼方以
遷私報復被劾
免官而霍韜復
敢攘臂肆言輒
以議禮同進為
辭欲與之俱去
是明知嘉靖回
護之隱而巧為
要挾其情殊不
可問且進退黜
陟惟君所命乃
云張桂之行勢
且及我遂因而
攻訐一清其貪
詐奸險之情態
更無所不至當

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樸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敔假歷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持弩甘心鷹犬皆萼姍黨相與朋比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尚書黃綰曲學阿世虛誕恥人論德彭澤貪緣改秩躐玷青華皆陰厚于璁而陽附于萼者也璁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誰言不亟去之兇人之性不移禍來必為社稷憂帝大感悟立罷璁萼列其罪狀詔廷臣以繼準職糾彈不早發與萼所私李夢鶴等俱下法司夢鶴等皆首服于是璁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遂上疏力攻一清為萼璁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萼皆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心動即召璁還貶準典史粲驛丞而法司治萼私人獄猶不解韜搆帝意已變獄可反攻一清益急趣法司承一清風指羅織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于南

時議禮諸臣結為朋黨害政恣行罷吏小人之尤耳

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鋸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璁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允致仕尋法司言萼鵬等假托行私與萼無與詔削萼鵬等籍從周論罪等復散官

質實

張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識衛司按明史孫應奎傳嘉靖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王準謫富民典史應奎言都御史汪鋐為璁等修郤誣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吏部尚書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是謫王準以大計謫典史不以劾璁等也然攷陸粲王準合傳云璁等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汪鋐希璁指以考察罷之則準實以劾璁等謫官至十一年又以大計論黜孫應奎傳誤合為一事耳昌化伯邵喜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久不決尋以喜兄安之孫杰嗣伯明倫大典成命郭勛頒賜戚畹不及杰杰

自請之帝諾助勛録邵氏爭龔章奏許忝實他姓請
罷勛帝不聽尋單外戚世封李龔周時塋貴谿人胡
森浙谿人王激永嘉人劉麟字元瑞安仁人嚴嵩字
惟中分宜人李如奎澧州人夏尚樸江西永豐人彭
澤被斥張璁言澤勸襄殺同姓名和為吏部郎中以
浮躁被斥張璁言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令
諸臣去澤將以次
去臣等澤乃復留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于邊
衛

經邦疏言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
月之篇變故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
而共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
父其人乎適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

璁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忽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非衆議任獨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夫禮為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内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與如徒加以三公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

建鎮海衛質實鎮海衛明置今省故城在漳州府漳浦縣東北　部經邦字仲德仁和人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時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吏部尚書方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永絕世封質實安昌伯錢承宗睿皇后弟鍾孫成化十五年封弘治二年子世襲子維圻嘉靖五年襲封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璁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用萼疏頌萼功請名之帝乃賜敕令撫按趣上道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庚寅

九年春三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名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于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于宮中宜做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禮部議鳳輦自元武門出衛軍五千人衛壇所五千人護行陳儀甚盛明年以北郊出入未便改築先蠶壇于西苑後罷不行

質實

北郊在安定門外之北西苑先蠶壇在壽宮側

明史禮志先蠶壇方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尺六寸四出陛西北俱樹桑柘內設蠶舍署採桑臺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陛一駕五間後蓋一織堂墻方圓八十丈皇后親蠶儀蠶將生欽天監擇吉巳日以聞

順天府具蠶母名數目送北郊工部以鉤箔筐架諸
器物給蠶母順天府以蠶種及鉤筐一進呈內官捧
出還授之出元武右門置採輿中鼓樂送至蠶室蠶
母受蠶種浴飼以待命婦文四品武三品以上俱偕
侍擣一侍女執鉤筐皇后齋三日內執事並司蠶六
尚等女官及應入壇者齋一日先一日太常寺具祝
版祭物羊豕籩豆各六及黑帛送蠶宮令是日分授
女事女官日未明宿衛陳兵備女樂司設監備儀仗
及重翟車俱俟元武門外將明內侍詣坤寧宮奏請
皇后服常服導引女官導皇后出宮門乘肩輿至元
武門內侍奏請降輿升重翟車兵衛儀仗及女樂前
導出北安門障以行帷至壇內遣東門內侍奏請降
車乘肩輿兵衛儀仗停東門外皇后入具服殿易禮
服出至壇司贊奏就位賓主內外命婦各就位位祭
先蠶行三獻禮女官執事如儀迎神四拜賜福胙二
拜送神四拜凡拜跪興公主內外命婦皆同禮畢皇

后還具服殿更常服司賓引外命婦先詣採桑壇在
東陛下南北向儀奏請皇后詣採桑位東向公主以
位皇后位東亦南北向執鉤者跪進鉤執筐者亦跪
奉筐授桑皇后採桑三條皇后至壇南儀門坐觀命
婦採桑三公命婦採五條列侯九卿命婦採九條訖
各受司賓引內命婦一人詣蠶室尚功率執鉤筐者
從尚功以桑授于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以授內命
婦內命婦食蠶灑一箔訖還尚儀奏禮畢皇后還坐
具服殿司賓率蠶母等叩頭訖司贊唱班齊外命婦
序立定尚儀致辭云親蠶即成禮當慶賀四拜畢賜
宴命婦並賜蠶母酒食公主及內命婦于殿內外命
婦文武二品以上于臺之上三品以下于丹墀尚食
進膳教坊司女樂奏樂宴畢公主以下各就班四拜
禮畢皇后還宮導從如前四月蠶事告成行治繭禮
選蠶婦中善繅絲及織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宮導
從如常儀至織堂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布于織

婦以終其事蠶宮令送尚衣織染監局造祭服其祀先蠶止用樂不用舞樂女生冠服俱用黑既而行禮于內苑帝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

夏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訐永曾盜庫金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請求作墓誌銘法司推問張璁從主之坐一清受賍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汚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贓事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

一清博學善推轂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為璁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五月作四郊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帝嚳之文後世遂沿其誤實則禮經所載制度釐然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兩郊詢能折衷于古霍韜不知考據乃以王莽偽書詆之抑知泰壇泰折見于禮記固不獨周官斷簡可憑韜說實爲謬陋至于羣臣集議又復聚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南北分郊庶倂古制又曰月照臨其功甚大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並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璁以祖制既定不敢決帝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

訟紛紜甚至中立依違漫無定見豈所以贊襄大典乎獨是王宫夜明視天地自宜從殺而亦並號四郊其稱名究為非典且既立太社太稷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别立帝社亦不免繁凟不經嘉靖第知銳于改制而不為酌古今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

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試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且言汝梅等舉名詰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之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經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帝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亂地之説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璁因録上郊祀考議一冊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説惟見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于是言後上疏曰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禮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

盡善也

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今議者旣以大社為祭之說實自莽始當祭皇地祇何人以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僞為邪且合祭以后配帝實自莽始旣僞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莽一說耶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

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以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帝復諭當遵皇祖舊製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户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為圜丘言復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

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而天地分祀之制遂定時言以郊祀既正配位亦當更議乃上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揆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謂洪熙以來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秋穀奉太宗配上帝于太祀殿閣臣以二祖分配于義未協寢其議言再疏乞依前敕旨章下禮部皆曰大祀殿乃太祖所創若不得侑亨其中恐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獨配大祀殿仍並配如故遂依擬行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高禖之神于皇城東雖皆命下禮官以獨斷決之

質實 大雩明初凡水旱災傷及非常變異

或躬禱或露告于宮中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川無常儀至是從夏言請建崇雩壇于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為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帝社帝稷始名西苑土穀壇帝謂土穀壇亦社稷耳何以別于大社稷采帝耤之義改為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後改次戊次戊在望後則仍用上巳春告秋報為定制隆慶元年罷之高禖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禖以禱聖嗣禮官覆以聞帝曰高禖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禖禮設木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臺上奉皇天上帝南向騂犢蒼璧獻皇帝配西向牛羊豕各一高禖社壇下西向后妃位之禮三獻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始位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弓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之數媒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于弓韣王汝梅字濟元

華暢人張崙英國公懋之孫

秋七月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

時畿內河南湖廣山東山西悉災歲大饑帝方詔羣臣修省而希百者詭言祥瑞廷臣稱賀時春乃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鋐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楊東又進賢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鋐讚司風紀時與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之務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于是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入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羣下享安靜之福矣

曰廣延訪宜做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數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言召問之曰勵廉耻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畧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寛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霈然發命召還故扶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欺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托經讖幻化黄白飛昇遐景以冒罷祿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下詔獄掠治黜為民

質實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

徐瓚永康人楊東當塗人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人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以為不可改帝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張璁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帝以為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御史黎貫等言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為過自唐尊孔子為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

應獨疑孔子王號為僭帝因大怒疑貫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為奸惡下法司會訊褫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帝皆斥為謬論于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顔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為神主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申黨即申振釐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故瑗宜增入命悉如議

行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帝亦從之于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教天下學官别建啟聖公祠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遂為定制

質實

孔子塑像始唐開元八年明史禮志洪武時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張璁之改用木主盖本濂説其去留從祀諸賢多用弘治元年程敏政張九功議按敏政疏云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不知其何説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至貴

顯盖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傳祖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觧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孝經論語盖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謗不憖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盜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觧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比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他如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其所行亦未

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至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寔而司馬遷史記所載乡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棖三人考來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豈亦為字畫相

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竊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又唐儒王通宋儒胡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並祀學官最得禮意張九功則謂荀況馬融王弼楊雄皆所當黜禮官周洪謨等言楊雄已黜于洪武時餘皆有羽翼經傳之功宜仍舊從祀而止至是璁意採其說以更定祀典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璁謬謂兩廡以聳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兩廡從祀九十一人先賢則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棖陳亢巫馬施梁鱣公晳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

夏首公肩定后處郓單奚容蒧罕父黑顏祖榮旂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鄡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康潔燕伋叔仲噲顏之僕邦巽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蒧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噲六十二人先儒則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伯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邵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二十九人啓聖公祠中奉聖父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聖某氏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定俱稱先儒某氏黎貫字一卿從化人薛侃字尚謙揭陽人

發明 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為文宣王蓋亦不免史遷作世家之見張璁請更正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其識頗當乃黎貫輩扭于聞見猶引祖制相爭豈知孔子以布衣為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

唐宋郊祀推恩費至鉅萬已爲謬舉嘉靖方整定典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乃禮成而普行大赦復蹈矯誣妄濫之失且從此定爲常例其縱弛又何可深言蓋是時嘉靖怠氣漸生視郊

王號之追崇璁以議禮見寵恣睢政府代興黨同爲世所詬病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議史冊具在又豈可以人廢言哉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禮成大赦天下

辛卯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明初未行祈穀之典帝欲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于大祀殿祈穀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躬行禮畢帝心終以爲未當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尋親製祝文更定議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之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爲

已成佳事遂不免粉飾誇張未幾而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內以道流祈熙之所而上幸行事尤為褻瀆不經其于考禮之初表又何大相刺謬乎

定典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祫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則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已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于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性猜狠好排異己淩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百人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至是得請歸未數月而卒

三月罷四川鎮守太監

帝習見正德時宦寺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純佐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肆九年秋廵按御史毛鳳韶言雲南鎮守太監滋擾邊徼請勿設便報可及是四川撫按官劾鎮守太監滋通貪肆復撤還已又從都給事中張潤身言罷鎮守之在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者於時內臣之勢少殺云

質實　毛鳳韶麻城人　張潤身成安人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獻帝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黄帝商周之禘帝嚳譜牒難考宜為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無所據尊顓頊者世逺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徳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議定以丙辛歲一行質實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閏六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

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

秋七月遣侍郎葉相振陜西饑

嵇帝金三十萬命相往振之既而相有疾帝召大學士瞿鑾尚書李時等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曰劉天和可鑾曰徐瓚可帝曰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乃改龍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俾理振事

質實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

張孚敬罷

孚敬即璁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恭數以事訐孚敬孚敬御之日夜謀搆陷會行人薛侃建議請留親藩賢者以遵祖制畧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

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其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比宗社大計屬稿定以示太常卿彭澤澤與侃及夏言皆同年生而澤素附孚敬知孚敬方欲傾言未得閒因熙計帝方祈嗣侃所言觸帝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紿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為期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帝果震怒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曰獄不具澤抵使引言侃嗔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竝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聞詔竝下言應奎汴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容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仕侃為民澤戍大同澤在朝專為邪媚及敗天下快之賀

實曹沐巳縣人

發明張孚敬深忮夏言欲中傷之而未得間彭澤甘心鷹犬揣知薛侃所陳必逢帝怒遂録其疏槁以示孚敬而外為紿侃之詞内搆誣言之獄其為計亦巧矣夫孚敬詭譎傾陷固屬老奸而澤之殺人媚人居心尤不可問及至廷鞫事露雖以郭勛素黨孚敬命之覆訊亦不能為之曲庇迨孚敬罷而澤戍大同則害人者適以自害小人險譎之技究何所施哉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先是遵崇禮定帝名獻皇帝陵曰顯陵錦衣百户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禄寺厨役主福等復以為言而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李時極

言不可事乃寢遂改州為顯陵在易州西鍾祥
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質實劉家置莨壽縣隋曰
長壽明洪武初省入安陸州是年復制鍾
祥縣今為安陸府治趙廣字廷賓安福人

九月以禮部尚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孚敬蕚與費宏賜一清相傾軋讃罵不已孚敬罷
瞿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
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
召李時瞿講無逸篇瞿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
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質實無逸殿豳風亭序縣
畢帝遂御豳風亭賜宴遊西內記仁壽宮門

外西南數十步某神祇壇直東為帝社坊几駕
臨享特雅北坊東北為無逸殿殿南為豳風亭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持言抗之言既以閒敏結主
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至閣
臣李時翟鑾
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
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戊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
以為招和致祥不盡于此往者大獄今歲免刑臣民

盡沾恩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和氣藹然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綜理勞瘁何若中涵大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諏其邪恊于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純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因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佞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祭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意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質實 喻希禮麻城人

壬辰 十一年春正月祈穀于圜丘命武定侯郭勛攝事

帝疾不能躬事乃命勛代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宏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為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疏入不聽既而改行于大内之元極寶殿不設配位遂為定制

質實　元極寶殿沈德符野獲編嘉靖十年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蓋天子私社稷也此古史册所未有自西苑肇興尋建元極殿為拜天之所而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幾三十年與帝社稷相終始葉洪餘姚人

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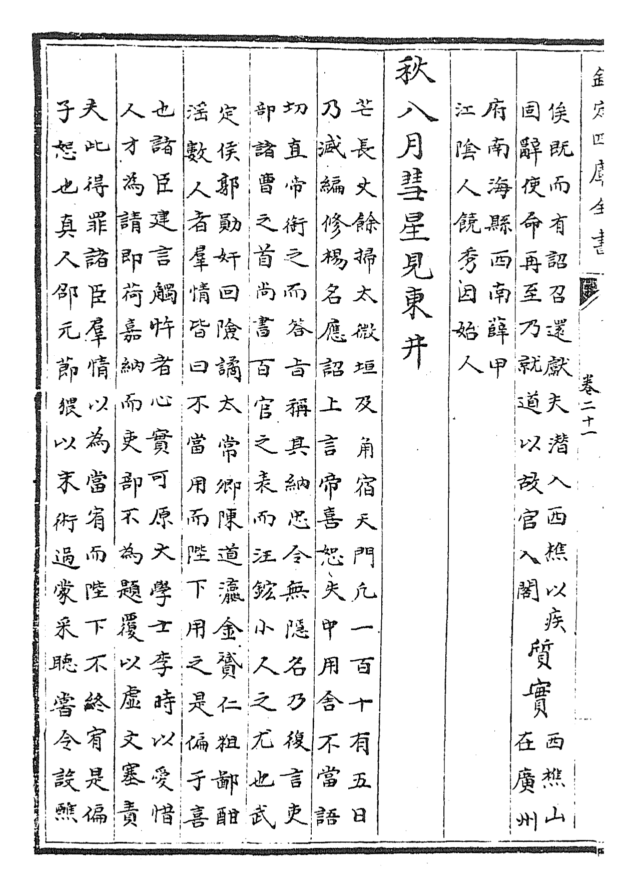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獲延世緒尋又封劉基九世孫瑜為誠意伯

質實　按明史功臣表常遇春後為八世孫元振李文忠後

為七世孫性鄧愈後為六世孫
繼坤湯和後為六世務紹宗

五月以前吏部尚書方獻夫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為吏部尚書羽林指揮劉永昌屢劾大臣獻夫請按治之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久之給事中薛甲言小人攻訐之風一開則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章下吏部獻夫等議如甲言勅都察院嚴禁吏民不得講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中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時帝方欲廣二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夫疏不懌報罷于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緘羣臣口帝心喜其言下吏部再議甲與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即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可然猶虛位以



侯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

質實

西樵山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薛甲江陰人饒秀因始人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粗鄙齟滛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荷嘉納而吏部不為題覆以虛文塞責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偏于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甞令設醮

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至不肖之徒有昏
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
聖心之稍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
即執下詔獄拷訊鋐疏辨謂名乃揚建和鄉人妄思
報復故攻及臣臣為上簡用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
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
沽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
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
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疏救之先後皆下
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戍邊衛時兩
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上疏以張孚敬為根本之彗
汪鋐為心腹之彗方獻夫為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
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逮下獄論死比朝審鋐當
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頓卒拽之向己恩起立
不屈因與鋐互相詬詈更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
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

骨皆鐵也因稱曰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號呼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

質實

晉書天文志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楊名子賓卿遂字人陳道瀛涞水人金贊仁大興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程文德永康人馮恩字子仁松亭人子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薦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給事中魏良弼劾孚敬專横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疏辨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于是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强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容羽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

任李時請給廪隷勑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

質實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秦鰲字子元崑山人

九月振陝西饑

時山西亦饑尋飭所司振之是年兩畿湖廣山東諸郡縣先後以災告者並令蠲其稅糧

冬十一月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兔羣臣表賀

帝好文飾太平而彗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勑羣臣言時政然實不樂聞讜言楊名馮恩既以疏語切直下獄南京副都御史萬鏜復應詔陳事勸帝黜虛文崇實政帝大怒黜為民滄乃希旨獻白兔詭稱祥瑞帝喜羣臣表賀明年河南巡撫吳山又以白鹿獻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僚表賀以為常

質實

宋滄鉅野人萬鏜字仕鳴進賢人吳山吳縣人

癸巳

十二年春正月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昴間孚敬乞避位不許

質實　晉書天文志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昴畢間為天街

二月振雲南饑

是年遼東災亦命振之浙江河南諸府縣以災告者並免其稅糧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既釋奠進諸生横經布講祭酒林文俊進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卦皆賜之坐講畢帝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于是侍講廖道南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質實林文俊字汝駿莆田人馬法英字仲房綏德州人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赦

以皇子生大赦天下惟大禮大獄得罪者及建言諸臣馮恩等皆不原質實明史諸王傳哀冲太子載基世宗第一子閻貴妃生生二月而殤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阨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焚救瑾因焚巡撫潘倣署倣奏瑾激變帝命劉源清同總兵郤永討之源清榜令解散而榜言五堡變處之過寬五堡遺孽大懼師次陽和

傚與僉事孫允中督餉郎中詹榮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保等七十餘人令允中詣源清所獻之請旋師源清懲昔胡瓚事不欲已以因屬御史蘇祐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賊黨遂訛言城且屠復夜噪殺千戶張欽會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慰之始定振前為亂卒所擁貫不反詣源清自明不能白發憤自殺永兵圍城欲盡得亂卒遺孽遂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益攻城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等于獄奉為帥死守傚與鎮國將軍俊攄等登城止毋攻俊櫶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為賊遊說耶欲因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章疏而請益師五萬帝命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八千以往已忽悟罷帝遣毋責源清永討賊傚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試

傚媚賊張孚敬及廷議皆右源請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繆帝不能決城圍久天因毀王府及諸廨舍供爨兵部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採路永許諾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益懼亂卒復叛勾諸達為助永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諸達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為諾延居諾延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卷哭尋諸達攻東南二關叛卒與將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諸達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歸是時諸達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桀之已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乃百道攻穴城為毒烟熏死者相藉復壅水灌之帝大不懌奪其職閒住以兵部侍郎張瓚代之瓚未至詹榮在城中密約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効昇麟遂結心腹擒首惡黃鎮等九人戮之時巡撫

樊繼祖求代做逆開城延繼祖入後捕斬二十六人亂乃定及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已又命黄綰至大同勘功罪有為亂卒通問諳達者綰執戮之亂卒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羅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受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亂卒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還朝上統極詆源清永給事中曾忭言宸濠亂源清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帝怒下忭尊詔獄逮源清治之獄久不決綰憂去乃減死斥為民

質實

潘做洛陽人孫允中合肥人詹榮字仁甫山海衛籍龍溪人燕祐濮州人錢如京桐城人樊繼祖鄆城人張瓚字廷獻滄州人居京師曾作泰和人代王明史諸王表代簡王七世孫為昭王充燿嘉靖九年襲封鎮國將軍俊㮨招王從父行也 諾延舊作那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于其兄弟實乖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孚敬性稍怯刻又善逢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

顏令改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正德時日者曹祖告其子昺為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武宗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者為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昺子至謀許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屍而折所負券昇喋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憲事發乃摭聰前奏上之帝以昭聖皇太后遇其母蔣太后無加禮方銜張氏得至奏欲坐以謀逆族其家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若坐謀逆恐傷皇太后心帝手勑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

全或自揣為衆論所不予欲籍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惠皆未可知耳

二廟心邪孚敬復奏曰陛下嗣位時用臣言稱伯母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叛逆之罪獄成當坐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法司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没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入以私憾殺婢事并發覺坐違制殺人論死及明年秋盡慮因帝入欲殺延齡孚敬復上言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曰自古匯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因令主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邪孚敬仍力争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

先是帝仿古禮為九嬪之選方后册名德嬪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同受册帝以其

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至是張后廢遂立為后而封沈氏為宸妃閻氏為麗妃副之舊制立后祇謁奉先殿帝謂天子立三宮以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僉謂謁廟是及期命武定侯郭勛為正使大學士張孚敬為副使持節冊立帝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

質實 皇后方氏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時享皆遣郭勛攝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祫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

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于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戢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内遶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錄成明旦分賜百官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

質實　張選字舜舉無錫人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忌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莽同論為人所痛詆及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帝方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禮官請重建帝名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國有二廟始于漢惠寔非禮制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旣親奉祀事于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况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遠罹回祿殆皇天列祖啓佑默相不可不靈承也今日正當專定廟議一以此地為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宜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可倣古壇墠遺意高築墻垣謹司啓閉以致尊嚴之意從之時帝雖循故事因廟災求直言然實喜言等緣飾之詞以災為幸而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竟應詔陳三事一杜詔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于人心之壞恵得恵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于上學者日壞于下彼倡此和靡然

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讒受以來忠儻更救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為盛所言或傷于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厲臣節哉臣愚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黙退之可矣如素行無鈌偶以一時喜怒輙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廷齡憑寵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醸今日之禍齗齗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

骨肉于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宫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者興作頻仍四方凋瘵正時絀舉羸之會而南京太廟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其他可緩者宜暫賜停罷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爲民質實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爲户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爲數太多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穀皆户部事今忝用内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質實管懷理臨邑人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

臣民如母后禮夏言曰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

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叅許之尋議謚張孚敬曰

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

李時曰宜用八左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韜等

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衆議因奏曰古人尚質謚法

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

行皇后宜如列聖元后謚二四及八于禮無據帝不

從命再議羣臣請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于

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既而帝覺孚敬言非

是勑曰孝靜皇后謚不備不稱配武宗乃改

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初洪武八年改建太廟定為同堂異室之制成祖遷

都建廟如南京及帝更定廟祀鋭意復古諭閣臣曰

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專廟南向尚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事始謀宜慎未報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廟于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為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為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尊皇上躬行禮于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帝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限恐不能容若小其規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既成陛下徧歷羣廟非獨筋力不逮日力亦有不給古者宗伯代后獻之文謂在一廟中代后亞獻未聞以一人而代主一廟之祭者也且古諸侯多同姓之臣今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祭者爭先臣邱濬謂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所處而強為之說耳若以九廟一堂嫌于混同請以木為黃屋如廟建之制依廟數設之又設帷幄于其中庶得以展專尊之敬議上亦不報時十年冬十一月也十一

年春後命禮官會廷臣規度九廟之制議上未及行
逮南京太廟既災遂趣營新廟諸臣議于太廟南左
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虛其上以
待有功德之宗羣廟各十六丈有奇而世室殿寢稍
崇縱横深廣與羣廟等列廟總門與太廟戟門相並
列廟後垣與太廟祧廟後牆相並具圖進帝以世室
尚當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世室前殿視羣廟崇
四尺有奇深廣半之寢殿視羣廟崇二尺有奇深廣
如之報可既又諭閣臣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則
皇考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須詔
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其餘羣廟不用宗
字用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可也從之至是盡撤
故廟改建之諸廟各為都宮廟各有殿有寢太祖廟
寢後有祧廟奉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
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明年十二月新廟成乃奉
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祧廟太祖神主于太廟太

宗以下神主列于羣廟
廷臣稱賀遂詔赦天下

三月塟孝静皇后

祔塟于
康陵

遼東軍亂囚巡撫副都御史呂經

故事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册盡収牧地還官衆已怨之至是經巡視遼陽撫將吏增築邊牆將吏承經意督役嚴急諸軍大噪羣擁詣經乞罷工及免牧地租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怒呼左右榜訴者衆益閧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亂卒遂毀府門火均徭册鳴鍾鼓糾衆驅途人授之械刃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于獄

欲擁以為主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幽之都司署時巡
按御史曾銑按金復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鑑撫諭亂
卒九經所措置衆不便者悉罷之亂卒稍稍就約束
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于獄銑亦馳至遼陽分部諸
亂卒令就伍劾尚德等希經指激變而為亂卒乞原
下都察院議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叛卒戕害
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蓋一時苟且之計今
遼陽復抗軍令辱大臣竟置亂卒不聞而盡劾諸將
吏以娛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
是銑言乃召經還朝以韓邦奇代之經既得報還入
廣寧治裝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悍卒于鑾兒因
聲言璘將剋諸軍草價為經飭裝具復相煽作亂出
獄囚因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摘發尤恨經率
衆持挺突入署執經數之毀膚拔髮裸而置之獄縱
火焚公署劫軍器庫分其黨為四部鳴鍾鼓竟日夜
尋又反接經璘揭白幟摽其姓名環遊城市孝兒且行且

批其頗寤辱備至仍繫之獄脅督餉郎中李欽昊發帑給衆又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疏劾經璘罪乞逮治于是禮部侍郎黄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于有激近重賦苛徭悉已釐正竄然而起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帝不聽竟從純淮請遣官校逮經璘止邦奇毋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尋遣大臣往勘帝命工部左侍郎林庭㭿兼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卒王經等亦突入指揮劉雄署掠其囊篋縛雄父子置諸空館閉城鳴鍾鼓一如鑾兒等所為而官校逮經者至廣諸亂卒疑其詐曰是偽為錦衣以脫經也並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以經付之鈗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下庭㭿并勘大理寺丞林希元見朝廷專務姑息且知鈗奏不盡實乃抗疏曰自大同之變處之過寬故諸悍卒咸

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隷下卒敢執縛因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所遣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因循不振致叛卒益無忌憚朝廷威令不行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既而錦衣衛對狀亦諱言囚繫遂降希元外任然遼東亂卒雖得原聞庭棉且至將捕首惡趙劓兒者實倡亂遂自懼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為逆劉淮偵知之不得逞復結死囚王杲等欲俟庭棉至閉城門舉兵反而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為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劓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以聞乃召還庭棉命銑勘實悉斬諸首惡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質實

金復謂金州復州並注見前撫順千户所明洪武二十一年置隷瀋陽中衛今廢地在承德縣北曾銑字子重江都人李欽昊東安人任洛鈞州人林庭棉字和聰閩縣人

發明嘉靖改元以來纔十有四年邊卒之亂疊告朝廷屢爲曲赦而效尤者屢起姑息之不可以靖亂明矣曾銑撫之就伍不過一時權宜之策乃劾尚德等而置亂卒于不問猶是前此撫臣請赦之見何兵部竟是其言而不從王廷相之議乎迨經入廣寧治裝諸軍復譁然以起黃宗明謂不宜再赦請令新撫臣勒兵壓境討罪申威庶猶知所警惕而嘉靖反曲從純淮之奏逮治經璘是適以長奸人之智而勸以效尤也撫順之變所自來矣若林希元抗疏上言持論甚正而以妄言降謫則是廟堂之上意在模稜了事又何怪乎曾銑之奏不以實哉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病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爲

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與李時言今內閣乏人復取費宏來何如時稱善乃遣中官賚詔召宏比還朝眷遇特厚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璁萼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八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例從之

發明 國家擢用人材固不能不資廷訪然會推流弊無窮總不及朝廷簡用之公當况欲加之重任則必當驗其政績觀所敷陳深信不疑而後可委以封疆之責柰何托名推舉竟使九卿實擅

其權耶厥後嚴嵩當國部寺大僚莫不承其頤指
轉相推引于是直省巡撫如孟淮張雨之徒出嵩
門下者比比皆是則植黨營私
之漸未必非此詔有以開之耳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帝深嗟悼賻卹有加贈太保謚文憲○宏恭慎謙抑
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以功名終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于平原彼此伎倆相等相耳後世地利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三十四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起丙申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癸卯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凡八年

丙申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波入山後諸達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敵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召龍入為刑部尚書以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於用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拔犯牌左右虎盾連二車敵三四十人

間一議可卒
收其實用況
輪人挽運用
遲欲以此挫
衝堅殆如兒
劉天和恃為
道良法輒用
練習邊兵不
一車之上而
戟牌盾錯置
陳勢必艱重
勝所謂適用
安在況邊關
戰全在精騎
鋒豈可轉以
車碍其馳騁

一人執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逮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墻壕塹以為禦敵之備濟農十萬衆屯賀蘭山復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逐奪其纛寇莊浪總兵官姜奭屢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寇復大集兵將十萬天和策寇瞷西有備必東寇墩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又為爵瑛所敗其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已而濟農犯河西天和復禦却之

進天和兵部尚書

質實　黑河即古墨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於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蒺藜州在陝西榆林府葭州北百三十王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

二月振湖廣災

發湖廣省事例銀兩及預備倉銀穀相兼振濟

三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賜高年粟帛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等曰七陵在此已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為置戍焉

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二十里地本名沙河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

夏五月燬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物凡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宫

冬十月地震

京師及順天永平保定所屬州縣萬全都司各衛所地震有聲如雷詔脩省

更定世廟為獻皇帝廟

先是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前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名曰世廟今分建宗廟惟太宗世祭不遷而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可會議以聞言等議未上帝復諭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議廟以謚名既合周典又與列

聖廟號同符請勑所司擇
吉題額宣付史官從之

十一月設宣大總督

時宣大延寧皆有警以御史徐九皋胡鰲言設宣大總制官更名為總督陝西三邊總制亦更名總督

質實 徐九皋餘姚人
胡鰲沅陵人

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專司禱祠封真人總領道教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並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疊生
嘉其禱祀功拜尚書賜一品服

發明 皇嗣疊生何與祈禳乃歸功元節數晋階品遂掌秩宗夫寅清贊治典重明禋豈黃冠羽

流所得厠乎其列無論若輩得志侵瑕而干政營私勢所必至即儼然居尚書位服一品服更復成何政體宋徽宗時林靈素有勅賜通真達靈之號綱目猶且書之視此為何如耶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以是甚得公卿間聲譽帝制作禮樂多言為尚書時所議帝敏作詩輙賜言卷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殷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傅會張孚敬方獻夫在政府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言由是氣遂驕言與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以事相攻訐韜竟不勝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保兼太子太傅至是遂入參機務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焉

質實

張元孝汝陽人

李遂豐城人

丁酉 十六年春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討安南

先是正德中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晭而自立瑚臣莫登庸初附暠後於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暠暠敗走死立晭兄子譓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虚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譓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懬已復殺懬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以皇子生當頒詔安南禮官夏言言黎譓黎懬均非黎晭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暠俱彼國簒逆之臣宜暫停使命而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帝以安南叛逆昭然命言會兵部議征討戶部侍郎唐胄上疏力陳用兵七不可下兵部議會黎譓辛子寧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請尅期徂征詔起伯温於家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

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廵按御史余光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校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温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廵撫汪文盛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牒及所撰偽大誥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至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温起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臣議勦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温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

質實

毛伯温字汝厲

吉水人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偽奉以降一即此黎賙一名瀅自黎利後九傳而至賙多行不義遂及於難唐胄字平侯瓊山人時上疏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庸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收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國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分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從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耳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

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絫絫奉表牋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今北敵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疏入下兵部議請從之詔待勘官還更議潘珍字玉卿婺源人余光江寧人汪文盛字希

崇陽人張經字廷彝侯官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復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雷震謹身殿鴟吻帝諭輔臣曰修省之宜如何於是禮部奏言謹身殿即古露寢天子肅容之所也上天示變於此為戒甚明請求刑政之所以失者而改之以為消弭之實詔修省如例

冬八月遣官振湖廣災民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顧鼎臣言今歲夏秋多雨京城內外房舍傾圮軍民多壓死者又聞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江浙各被水災而湖廣尤甚衝沒城邑人多漂溺幸而存者家產蕩盡勢必聚而為盜請敕行優恤湖廣災沴重大仍宜遣大臣徧祀山川循行郡縣振救安戢分遣有司掩骼埋胔詔從之尋詔順

天府亦命有司振濟至是年冬廵撫順天都御史党以平等言順天永平二府災重乞動支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振濟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質實　黨以平鈞州人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吉張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十七年夏四月振京城内外饑民

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冑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舉時祀不祀太廟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

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天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奇位釋宮褻體統下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爲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宗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附太廟者臣不敢妄奏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爲過情何在爲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

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為孝即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皆配以父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故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祇當以文王為配又問繼周者如何熹曰祇以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為嚴父說所惑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荅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之說乎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于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得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八上

大怒下冑錦衣獄黜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之

質實 豐坊字存禮鄞人學士熙之子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之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秋七月開河南雲南銀礦

命開彩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礦銀

質實 宜陽漢縣後魏置宜陽郡金復改宜陽縣今因之

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李時為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而言倚帝眷專甚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萬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萬萬惶恐盡改前説條畫禮樂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文皇帝與高帝同創大業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復配享上帝於元極寶殿至隆慶初禮科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臨天下而今乃與諸宗並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武宗而今乃設位于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有

不自安者臣以為獻皇帝祔太廟千萬歳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矣乞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安獻皇帝之靈章下所司格不行

質實 王治忻州人

發明 春秋書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胡氏傳申之曰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二傳詞異而義同以臣躋君大逆之道也然僖公嘗君臨魯邦矣若嘉靖以藩封繼統而本生考追號稱宗祔於太廟躋諸武宗之右則是以藩臣而加於天子之上悖亂不經又豈僅左氏所稱逆祀已乎高愓於明堂問難之威附諛附會以成其謬徒使王治空言於隆慶之初吁亦可慨已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先是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悦命付史館至是帝以獻皇帝

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旅進册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

武官命婦陪祀

發明 易傳曰帝者天之主宰蓋其尊不可以名號求也自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玉帝徽號說者譏其不經何嘉靖復蹈其轍哉且天即理也人君苟勵精出治畏天勤民則精誠上格何假崇飾徽稱而嘉靖不務實政惟事虛無此崇號之舉徒以供其青詞焚拜之為而非敬天之實意也

振武昌災

戶部言湖廣武昌府屬災傷請將京庫折銀停徵而以本年京庫折米銀及太和山香錢荊州抽分料銀倉庫銀穀相兼振濟從之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諡曰慈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於太峪山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窆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太峪相視復令儀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宫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宫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質實大峻山在昌平州西北

李時卒

自張孚敬謝政後時遂獨相性素寬平比居首揆益鎮以安靜雖無大臣救而議論恒本忠厚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卒贈太傅

計文康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為皇太子封載垕為裕王載圳為景王

質實 載壡帝第二子載垕帝第三子即穆宗載圳帝第四子後之藩安陸

振遼東饑

遼東饑戶部請以本鎮採買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及舊振餘銀一萬六千三百餘兩振之報可并詔東遼等衛官賜給衣服折銀各有差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翟鑾始賂中官延譽驟得輔政繼謀復召交結閣臣其非端人明矣夏言自命伉直何亦瞻徇私情共相援引可見當時朋黨之局牢不可破言尚不免鼎臣庸庸之輩夫復何尤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己及是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都右御史拊循九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

以曾子裔孫質粹為世襲五經博士

顧鼎臣言孝宗時曾録顏孟子孫各一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惟曾子之後闕焉疏下禮部議訪得質粹授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質實 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六十世孫其遠祖據者曾子十四世孫也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自武城徙廬陵吉陽鄉質粹其裔孫也

張孚敬卒

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知亦時進讜言如張延齡之獄以孚敬力諍終貽聖太后世延齡得長

繫暨清勲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内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特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絶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罷政凡五年乃卒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閲卜兆九卿大臣許讃吕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宫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於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内河南三之一歸過堯母墓從臣請致祭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徴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卒定南祔之議　先是

帝行次衛輝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陸炳排闥負帝出帝自是愛幸炳炳母帝乳媼也及謁陵畢嚴嵩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

質實 充母墓在望都縣城南望都漢置縣明曰慶都今仍改望都都屬保定府純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許瓚字廷美靈寶人進之子衛鎮華亭人顏之孫陳鏸巴人志三世孫也

山西地震

山西聞喜安邑平陸猗氏夏縣各地震有聲如雷越二日復震

質實 聞喜春秋時晉曲沃地漢武帝經此聞破南粵因置聞喜縣明屬解州今屬絳州平陸春秋時虞國地後為晉地後周置河北縣唐天寶

初因開漕瀆得古刀篆文曰平陸遂改今名明屬解州今因之夏縣後周置縣明屬蒲州今屬蒲州府

彗星見

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第八星旬日始滅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得幸害言寵發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太峪山言進居守敕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并累所降手敕言皇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敕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勲階令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怒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

奏請叙䕃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仕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勳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

六月增設鎮守江淮總兵官

先是江洋盜發夏言為兵科給事中奏請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運自蘇州常州棗河取道者由鎮江京口閘抵儀真其閘河土疏易於淤塞府縣必歲時濬治然糧運無阻是年京口閘淤阻漕運改多撥民船多為海寇所掠甚至執戮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給以旗牌勅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江上下兵防西自九江安慶東及淮揚蘇常諸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司廵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聳㤝希榮賞踵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人君用之

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以將領之號分令江南江北地方凡衛所掌印巡捕諸官悉令服屬

賀實 楊雷吳縣人

楊雷吳縣人

秋七月振江西災

江西南昌等府水災詔以新建等縣兑運正米内量改折色十一萬石并留泒剩南糧四萬石以備振濟

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具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

所以欺高騈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疑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二年脫屣朝綱更役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而不知其過甯可

方壯乃聖諭反此不過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耳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御史謚忠節

質實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顧存仁字伯紱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樂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歷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屢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闘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激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奮擊之自巳至申凡三勝負戰未決濟農子錫沙王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尚文麾斬之冦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

噞郤耳

于鐵柱泉敗之隨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賀實萬全右衛洪武二十六年置與左衛同城屬山西行都司固原州本固原守禦千戶所弘治十五年置州屬平涼府黑水苑在固原州西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嘉靖十五年劉天和改築舊堡設兵戍守周尚文字顏章西安後衛人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

冬十月顧鼎臣卒鼎臣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于獄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曰今天

奏請敘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仕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質實

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

六月增設鎮守江淮總兵官

先是江洋盜發夏言為兵科給事中奏請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運自蘇州常州粟河取道者由鎮江京口閘抵儀真其閒河土疎易淤府縣必歲時濬治然糧運無阻是年京口閘淤阻漕運咸多撥民船多為海寇所掠甚至執戮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給以旗牌勅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江上下兵防西自九江安慶東及淮揚蘇常諸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司廵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聳惑希榮實踵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人呂用之

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以將領之號分令江南江北地方凡衛所掌印巡捕諸官悉令服屬賀實楊雷吳縣人

楊雷吳縣人

秋七月振江西災

江西南昌等府水災詔以新建等縣兑運正米內量改折色十一萬石并留派剩南糧四萬石以備振濟

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具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

所以欺高騈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疑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二年脫屣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而不知其過甯可

方壯乃聖諭反此不過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且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御史謚忠節

質實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顧存仁字伯紱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歷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溢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激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奮擊之自巳至申凡三勝負戰未決濟農子錫沙王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尚文韓斬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

于鐵柱泉敗之陞天和南京戸部尚書萬全右
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賀實衛洪武
二十六年置與左衛同城屬山西行都司固原州本
固原守禦千戸所弘治十五年置州屬平涼府黑水
苑在固原州西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
步明嘉靖十五年劉天和改築舊堡設兵戍守周尚
文字顔章西安後衛人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

冬十月顧鼎臣卒

鼎臣居政府謹事夏
言不能有為及是卒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歳頻旱元日
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曰今天

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蠧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廵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與

作不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為聖躬累也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極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多有獲罪自此以來臣下震于天威懷感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

以為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出言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為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與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醒所司請送法司問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

質實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時上疏言國家置言官以為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之功臣哉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

萬一遽先朝露使諍士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
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與爵無平生交
入獄時爵第隔扉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
死屍出獄大輿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
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時出案
陝西上疏曰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
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
言事下獄幽囚已久臣行部富平咨言爵慤誠孚鄉
里孝友式風俗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
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非妄望賜矜釋疏入帝大
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
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搒
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
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
佐贈光祿卿鋐
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先是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集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又將雲南別集之兵分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張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絶之意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欵聽命亦待以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鎮南關各尺組繫頸徒跣匍匐稽首上

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國公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于是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俟命伯温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東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為據乞宥納登庸削故爵量授新秩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仍三歲一貢以為常并令覈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其祀事不副已之伯温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

質實

烏雷山在廣東欽州西南大海中為入安南要道唐置烏雷縣以山得名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揷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沐朝輔西平侯英七世孫栁珣安遠侯景之子

九廟災

辛酉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仁宗廟起延燒成祖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惟睿宗獨存成祖仁宗二廟帝后神主俱燬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至工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河勢猛水濁遷徙不常故徐有貞白昂劉大夏力排之不資以濟運也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利漕運而已明年春持平請濬孫繼口等處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其秋

從以旂言于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

凡八月三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奬遂名以旂還

質實

雞野岡在歸德府睢州北孫繼口在河南睢州考成縣嘉靖十八年正月河道都御史胡纘宗疏言新開孫繼口孫禄口各黃河支流一以分殺上源歸睢二處水患以一灌下流徐呂二洪以濟官漕請于孫繼口至孫禄口另築長堤可免衝決散漫之虞而黃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道可無患矣從之碭山秦碭縣後漢碭山明屬徐州今屬徐州府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郭持平字守衛萬安人

振遼東饑

以遼東饑詔發太倉庫銀五萬兩往振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

以順天府所屬州縣災傷詔免税糧有差仍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糧銀相兼振濟復出太倉米一萬石減價發糶以平米價又以永平大饑發太倉庫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振之時晃山西撫按官亦奏災傷重大請發本省預備倉糧并貯庫銀錢振濟仍乞蠲免夏税如例俱從之

秋七月振山東災

以山東災傷免濟南等六府所屬州縣税糧有差復留德州臨清二倉小麥各二萬石于山東布政司及動支倉庫錢糧相兼振濟

八月詔聖皇太后張氏崩

諡孝康

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各十月言復入閣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罪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給事中戚賢等劾其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先是帝給勛敕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敕語帝怒責勛詩謾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因盡發勛貪縱不法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憮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實出伉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批抵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軌罪當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謬爲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質實 咸賢字秀夫全椒人 高時臨安人

振山西災

以山西連被兵患詔復搖役二年仍發帑銀六萬兩遣戶部侍郎張漢往振之

質實 張漢鍾祥人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 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却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廵撫龍大有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帝以京兵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將見在主客官兵摘發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于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由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等處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敵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北去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城伏兵堵截使敵不得過太行乃為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為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亦宜備之諸賞

格宜名行榜諭以勵人心會廷綏巡撫都御史萬湖奏頃得降者言敵謀不獨寇山西直欲趨盧溝橋以窺京師兵部言都城備豫久矣尚盧溝橋有警不得不調援宣薊帝命宣薊兵馬除復援別鎮外餘即整搠以待兵部言敵見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營官遼東兩廣河套有變俱用總督專征戎事有賴近雖奉旨裁革但今日邊事方殷事權不一乞勅吏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推舉在廷大臣忠誠有將畧者復令為總督則節制歸一而敵患可無虞矣帝乃命翟鵬復任巡撫已而敵寇潞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祁縣等處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忻崞西北出鴈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質實

廣武秦鴈門郡明為代州屬太原府今代州為直隸州靈石漢介休縣地隋開皇中置靈石縣明屬霍州今因之冷泉鎮名在縣北四十里有泉北流入汾霍州春秋時霍國

隋置霍山郡今置霍州明初以州治霍邑縣省入屬平陽府今為直隷州沁州漢省上黨郡地唐為沁州明為直隷州岳陽漢彘縣隋為岳陽縣明屬平陽府浮山唐置縣明屬平陽府石州戰國時趙離石邑後周改為石州明洪武中以州治離石縣省入仍曰石州屬太原府萬歷二十三年改為永寧州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隰州古蒲城隋置隰州明屬平陽府今直隷州吉州古屈邑宋元祐初置吉鄉軍金改吉州明屬平陽府石樓漢西河郡地隋置石樓縣明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郭家溝在靈石縣南二十五里兩山高峙中界深溝霍州志靈石與霍州隔百里中有關曰天險即此韓信嶺亦名高壁嶺在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此與崔鼠谷接最為險固黎城古黎侯國隋置黎城縣明屬潞安府武安漢縣明屬彰德府今並因之寧武漢樓煩縣地唐末置寧武軍後廢明景泰元年置寧武關孝宗十六年置寧府　本朝雍正三年

夏言經國不如寇準而疎脫累相似其援引嚴嵩亦猶準之遇丁謂卒致為所擠陷情事復同

平升縣為寧武府治襄垣縣明屬潞安府長子古長子邑漢置縣明屬潞安府祁縣春秋時晉大夫祁奚邑漢置祁縣明屬太原府今並因之龍大有茶陵州人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　郎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

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與嵩同鄉科第後于嵩稱晚進以議禮驟貴嵩理事之言不為下及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常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跽讀言謂嵩實下已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斥言代其位言如甚慍嵩所善者劾嵩時帝已愛嵩攻益力帝憐之不

小人反壅固不
足道然謂之姦
狡易見嵩之柔
和難窺且準佞
以拂鬚微詞成
隙而言再相後
至以盛氣凌嵩
畜若奴隸無怪
得禍之更烈也

聽也兩人遂大郄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
帝悉使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勑禮部歴數
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
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
裁私家王言要秘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
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乞骸
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詔曰食
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閑住先是言再罷
宰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在西苑齋居許
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帝怪之未
言會帝以奉道不御翼善冠而御香葉冠命尚方倣
之製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以非人臣法
服不奉詔帝怒甚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籠軽紗
于外令上見之帝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言
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
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

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質實 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真黄岡人明史與服志皇帝常服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名翼善冠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不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質實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鬨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宮妃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遽白后其為搆陷顯然方后後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端妃曹氏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為死結得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帝得甦后命内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同謀者不分首從悉磔于市仍剉屍梟示并收斬其族屬十人餘給付功臣家為奴時諸婢為謀已久帝幾危中外震惶次日始知帝無恙羣心乃定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福建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地震

六月議裁冗員

柔嘉靖疾悖之時椒妝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吏部以奉詔裁革冗員奏言各衙門官原係額設及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其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監太醫院為多但今疆陲多事廟工甫興戶工二部難遽裁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咨行禮部考選去留南京併在外應裁官員行南京吏部及各省撫按官會議具奏詔從之仍令查各衙門添注官見在員數以聞已而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太僕鴻臚寺尚寶寺中書科順天府上林苑監制勅誥勅房文華殿武英殿辦事各添注官員具名數疏以進帝曰各官既有添注每遇實缺何乃不行填補都往往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自今內外官遇有實缺即以添注者補之違者即時糾舉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壁等

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司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嵩借事殺異己自經始也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肆志報復其後以大計嵩嗾主者黜瑜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勰沈良材陳塏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

質實　葉經字叔明上虞人由常州推官擢御史嵩官禮部時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得免故恨經報復馬隆慶初贈經光禄少卿張璧字崇象石首人陳儒崑山人謝瑜字如卿上虞人王勰字豁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陳塏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發明 初經以秦晉二藩賄事劾嵩嵩疏辯遂付襲爵事于廷議而置嵩不問朝廷固已失刑矣越二年嵩遂得挾宿憾害經其為報復情跡顯然乃嘉靖不知致嵩由此得以盡鋤異己之人殘毒忠良實由經始姤之初六曰羸豕孚蹢躅程傳謂羸弱之豕其中心在乎蹢躅雖陰微在下而有漸盛害陽之象焉嵩之殺經殆將嘗試其蹢躅之技乎

冬十月朶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質實 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

十一月以嚴寒振貧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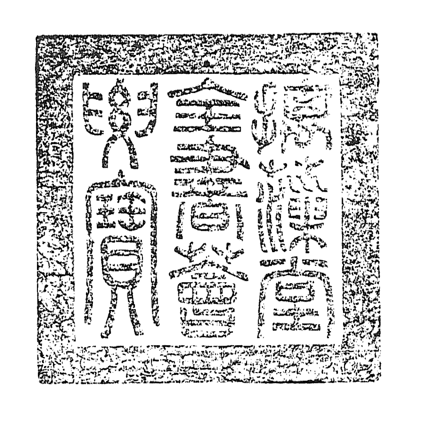
御史何贊言京師苦寒小民凍餒枕藉乞多方振救併行江北諸郡加惠以廣德意帝曰今歲嚴寒困窮

可憫亟行一體振之

質實

何瓚黃巖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秦沆